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七年三月庚子分命輔臣祈雨 知處州都官員

外郎劉彝直史館知桂州知桂州刑部郎中天章閣待

制集賢殿修撰沈起令於潭州聽旨初廣西轉運使張

覲言都巡檢薛舉擅納儂善美於省地而起不之禁上

批熙河方用兵未息而沈起又於南方干賞妄作引惹

蠻事若不早爲平治則必滋長爲中國巨患實不可忽

宜速議罷起治其擅招納之罪以安中外於是中書請

以孫奭或康衛代起時奭爲荆湖北路轉運使衛知潭

州上批章惇不久赴闕湖北事恐且須孫奭照管康衛

戊午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

案宋史作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

百官進

官一等優賞諸軍悉如嘉祐故事惟百官拜赦不舞蹈

舞蹈者嘉祐之失也

己未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宰臣韓

琦爲山陵使

御史劉庠言禮居喪不飲酒食肉仁宗

之喪百官及諸軍朝晡皆給酒肉京師羊爲之竭請給

百官素食禮官以爲然執政不從

此據劉庠墓銘及司馬光日記

庚申羣臣拜表請聽政不允表三上乃從之樞密院

召禮官問遺契丹母書當何稱欲自稱重姪稱彼爲太

母判太常寺李柬之同判太常寺宋敏求等以爲當稱

姪孫叔祖母從之三司使韓絳翰林學士承旨張方

平奏疏曰天下不幸大行皇帝奄棄仁宗升遐及今未

滿四年大禍仍臻內外公私財費不贍再頒優賞府藏
虛散深惟方今至要莫先財用財用者生民之命爲國
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實難財用不足生民無以爲命國
非其國也祖宗平天下收斂其金帛納之內帑諸庫其
所以遺後世之業厚矣自康定慶厯以來發諸宿藏以
助興發百年之積惟存空簿竊見赦書其諸軍將校賞
給已行支散外至於文武百官旣遷官加職其諸賜賚
若更循嘉祐近例竊慮國家財力不堪供給伏乞檢會
眞宗上仙及仁宗卽位舊事施行此乃先朝體例非自
今日裁損所有山陵制度遺詔戒從省約竊聞永昭陵
修奉之時有司不能恭遵先志張皇勞擾費損不貲供
索煩多半成棄物乞下三司及經由州縣凡係科率所

及路分當職官吏各據的確數目明立期會務在愛惜官私物力今日月猶賒足以辦集至於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嗇爲無益而弗爲不以小費爲無傷而不節深慮經遠之計以底烝民之生方今之切務莫先於此矣臣等被遇先廟叨處近列身同國之休戚目覩民之利病不敢循默少裨涓塵太子右庶子韓維言臣竊聞故事大行皇帝當有遺畱物公賜臣下臣伏思承平日久用度無節以致公私財利匱乏又國家不幸四年之內兩遭大故營造山陵又支士卒優賞所費不可勝計今之府庫比於仁宗晚年又益腴削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賜賚臣恐爲損不少陛下若以爲奉承先帝之志加惠羣臣不可罷之則望閱諸府庫取服用玩好物以

充用才足將意便可不須過爲豐侈所有金帛諸物可
以贍兵恤民者願賜愛惜以救當世之急弊又言陛下
於此時卽位正當躬行節儉帥先天下以彊國阜民爲
意若以臣言爲然則請從此一事爲始況遺畱之賜自
臺諫官以上方始有之此等皆是朝廷近臣義當體國
雖至薄約萬無不足之理若事關衆多爲陛下怨者臣
必不敢妄言詔遺賜令內侍省取旨裁減山陵制度令
三司奉行遺制初議山陵上以手詔賜執政於資善堂
曰國家多難四年之中連遭大喪公私困竭宜令王陶
減節冗費且謂執政曰仁宗之喪先帝遠嫌不敢裁減
今則無嫌也

癸亥內出遺畱物賜宗室近臣有差上謂執政曰仁宗

御天下四十餘年宮中富饒故遺畱特厚先帝御天下才四年固不可比仁宗然亦不可無也故所賜皆減嘉祐三分之一

丙寅始御迎陽門幄殿聽政見百官三司乞內藏錢三十萬緡助山陵支費從之初真宗卽位聽政於便殿宰臣等加恩宣制於崇政殿門外及仁宗英宗聽政宣制於文德殿庭至是復用至道故事山陵使言嘉祐八年山陵所役卒四萬六千四百餘人今乞差三萬五千人諸路轉運司和雇石匠四千人從之

癸酉羣臣拜表請御正殿不許表三上乃許之上初欲遣王陶往河南府賜手詔曰朕深惟山陵所費浩大方今府庫空竭民力凋敝正當扶危拯溺之際而國家四

歲兩遭巨禍志雖切於簡省又慮有司不能遵奉從約之旨今遣卿往河南府計凡事須節省有切時先務者亦宜奏聞又賜詔曰朕前欲遣卿往河南府計置節省山陵浮費庶遵遺旨反覆思之山陵所用皆總於三司少府監欲令與卿同議節減已諭輔臣降敕而朕又以卿在東宮推誠輔朕方卽政之初正賴卿與朕戮力圖治故不遽遣也

戊寅以王陶爲羣牧使

二月乙酉始御紫宸殿見羣臣退御延和殿視事龍圖閣直學士韓維陳三事一曰從權聽政蓋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時賜裁決餘當闊略二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宜推誠加禮每事諮詢以盡其心三曰百執事

各有其職惟當責任使盡其材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爲失體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謹重并注釋滕世子問孟子居喪之禮一篇因推及後世變禮以申規諷上嘉納焉

維事據附傳因始御殿遂

著之日不傳其日立安國夫人向氏爲皇后敏中之曾孫也

丙戌御垂拱殿

壬辰手詔曰朕嘗侍先帝左右恭聞德音以本朝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尙帝女者輒皆升行以辟舅姑之尊習行旣久義甚無謂朕嘗念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以勵風俗朕聞諭之始欽仰稱歎至于再三不辛先帝後嬰疾疢其議中寢朕恭承遺旨敢不遂行中書門下可議降詔有司

以發揚先帝盛德於是令陳國長公主行見舅姑之禮
王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行見舅姑之禮自此始

乙巳賜李端愿手詔曰卿地居近戚忠輔先朝累抗封
章悉陳治要先皇帝未及有所施行奄棄四海當冲人
嗣位之始是王者有爲之秋勿棄謫涼無忘顧託輸忠
朕躬庶先帝成業有以振舉應當今先務宜條次以聞
後端愿所陳甚疏不能副上所望

三月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王陶爲右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陶入對便殿上引書咸有一德諭陶曰朕與卿
一心不可轉也問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斥佞人
任正士復轉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
風天下限年藝以汰冗兵命天章閣待制陳薦同修

撰仁宗實錄

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爲給事

中知黃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蔣之奇爲太
常博士監道州酒稅先是監察御史劉庠劾參知政事
歐陽修入臨福甯殿衰服下衣紫衣上寢其奏遣使諭
修令易之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衆欲擊去之其
道無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從弟也坐舉官被劾會赦
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竟坐免
官怨修切齒修長子發娶鹽鐵副使吳充女良孺因謗
修帷薄事連吳氏集賢校理劉瑾與修亦仇家亟騰其
謗思永聞之間以語其僚屬之奇之奇始緣濮議合修
意修特薦爲御史方患衆論指目爲姦邪求所以自解
及得此遂獨上殿劾修乞肆諸市朝上疑其不然之奇

引思永爲證伏地叩首堅請必行之奇初不與同列謀
之後數日乃以奏稿示思永思永助之奇言修罪當貶
竄且曰以陰訟治大臣誠難然修首議濮園事犯衆怒
上乃以之奇思永所奏付樞密院修上章自列曰之奇
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
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犯大
惡而不誅負至冤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乞選
公正之臣爲臣辨理先次詰問之奇所言是臣閨門內
事自何所得因何彰敗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
必見虛實上初欲誅修案宋史云神宗初卽位欲深護窮皆坐黜此云欲誅修恐未必然且神宗以詔密問天
初立何至以曖昧之言卽欲誅舊輔臣耶章閣待制孫思恭思恭極力救解上悟復取之奇思永

所奏以入并修章批付中書令思永之奇分析所聞具
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而思永辭以出於
風聞年老昏繆不能記主名且言法許御史風聞言事
者所以廣聰明也若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罷之則後不
得聞矣甯從重謫不忍塞天子之言路因極陳大臣朋
黨專恣非朝廷福修復言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本期朝
廷更不推窮卽有行遣及累加詰問懼指出所說人姓
名朝廷推鞠必見虛妄所以諱而不言臣忝列政府動
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推究虛實使罪有所
歸章凡三上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與辨正虛實明示
天下使門戶不致枉受污辱於是上復批付中書曰凡
朝廷小有闕失故許博議聞奏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

聞爲託宜令思永等不得妄引浮說其傳達人姓名并
所聞因依明據以聞思永與瑾同鄉力爲瑾諱乃言臣
待罪憲府凡有所聞合與僚屬商議故對之奇說風聞
之由然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無所逃罪而之奇亦
奏此事臣止得於思永遂以上聞如以臣不當用風聞
言大臣事臣甘與思永同貶故思永之奇同降黜上手
詔賜修曰數日來以言者污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
嘗舒釋故數批出詰其所從來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
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榜朝堂使中
外知其虛妄事理旣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
恤前言它日上謂吳奎曰蔣之奇敢言而所言曖昧旣
罪其妄欲賞其敢奎曰賞罰難並行乃止

墨史孫思恭傳云思恭性

不忤物犯之不校歐陽修初不知思恭以爲詐及修爲
言者所攻上將誅修手詔密問思恭思恭極力救修宋
史以爲爲言者攻修帝加詰問既辨明賜手詔召之豈
有誅修之意遂刪去按司馬光日記以之奇等奏付樞
密院後數日乃復取入密詔問思恭知貢舉司馬光
恭必非墨史之妄今仍掇取附見
等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
等明經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
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
等並賜及第第三等賜同出身敕下貢院放榜安世及
第三等三人並爲防禦團練推官其餘注官守選如例
丙辰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祠部郎中陳汝義判
三司都磨勘同知開封縣都官員外郎羅愷提點府界
諸縣鎮事愷入見上問以開封事皆不能知上不悅及
見汝義問以府界事應答詳敏翌日謂執政曰愷不才

宜復用汝義代之仍與館職執政言汝義資序已高復爲提點則下遷宜但令試館職而已上從之知制誥邵必言陛下新卽位以言語擢汝義如漢文賞上林嗇夫恐臣下爭以利口求進乞罷之不從汝義詰子也

汝義直史

館在五月
癸未并書

昌王顥樂安郡王頽乞解官行服詔兩制

與太常禮院詳定典禮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謹按大行遺制喪服以日易月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並依先廟典故惟宗室出則慘服居則衰麻以終制蓋一法度所以尊天子也皇帝承大統奉宗廟昌王樂安郡王當與宗室同例不容以私恩爲異所以別嫌明微辨章名分古今通誼也從之

丙寅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尙書左丞錢明逸罷翰